

# 寓防於屯

## 院藏牛皮箐圖與乾隆朝黔苗政策

杜曉梅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所藏的諸多奏摺附圖中，有一張繪製詳細且在多處貼黃的貴州〈牛皮箐圖〉，該圖不僅訴說了牛皮箐一帶開墾設防的反覆歷程，更反映出乾隆年間黔東南的屯防大勢及處理貴州少數民族的政策，可謂是研究清代軍事史、邊疆史等重要參考史料。

### 土司與改土歸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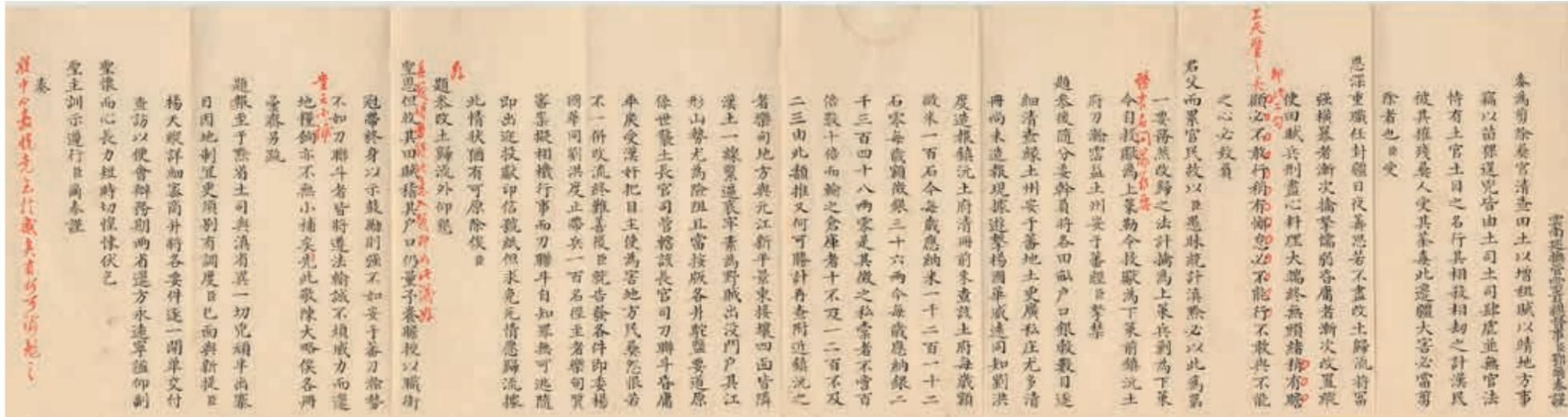
土司制度始設於元代，是用以羈靡西南地區少數民族首領所設的官職，如宣撫司、安撫司、土知州、土知縣、土目等均為土司官，在四川、廣西、湖南、湖北、雲南、貴州等廣大地區皆有設立，至清代仍大抵沿用元明舊制。然土司一職多係世襲，在政治

上具有獨立性且彼此間屢有干戈，不僅讓地方常生動盪，亦不利於中央穩定治理。故至雍正一朝，遂有朝臣提出「改土歸流」的建議，將西南地區世襲的「土司」一職，改由朝廷派遣「流官」治理地方，讓中央權力得以直接深入，以解決土司專擅的積弊，並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經控制。

雍正四年（一七二六）春，雲貴巡撫鄂爾泰（一六七七～一七四五）上疏言：「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闡述當時西南土司之害，並提及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四個地區必須改土歸流的原因。（圖一）同年九月，鄂爾泰再向雍正皇帝上奏，陳述土司實為



清 貴州巡撫舒常 〈貴州牛皮箐地方汛防圖〉 故機02909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清 雲貴巡撫鄧爾泰 《奏報剪除彝官清查田土增收租賦以靖雲貴地方事》 雍正4年9月19日 10扣 局部 故宮00931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 鄂爾泰列傳 清史館本 故傳00757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邊疆大害，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而行其相殺相劫之計，不僅荼毒土民，連漢民也難以倖免，故建請以「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自投獻為上策，勒令投獻為下策」的方式，在雲貴地區實施改土歸流，如此才能消除土司割據勢力。(圖一)

雍正皇帝對鄂爾泰的建議大表嘉悅，並著令各邊疆大臣悉心辦理，貴州地區即在此時開始大規模實施改土歸流。然政策的推行卻不若預期順利，實施改土歸流後，因部分舊土司勢力仍盤根錯節，加以地方官員處置不善，反導致貴州各苗寨烽起反抗，台拱、古州、清江、丹江等地先後發生多次動亂。雍正十年(一七三二)，首先傳出強悍的九股苗人圍營事件(圖三)，十三年(一七三五)又因官吏徵糧不善，引發更大規模的苗亂，黃平、清平、餘慶、鎮遠、清江、丹江、鷄講等相繼被攻陷。為平息苗亂，雍正皇帝自雲南、四川、湖北等六省調集官兵會剿，惟主事諸將領意見相左、彼此不睦，致使征剿大事曠久無功。

為現今之計，必須直搗生苗根據地，方能一舉解決戰事。故其制訂策略，欲先安撫歸化的熟苗以分其勢，再派大軍三路同剿生苗，最後再懲戒從逆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在乾隆皇帝同意力剿黔苗後，張廣泗遂調集貴州全省官兵於鎮遠，先確保雲南、貴州的道路暢通，其後再挑選精兵各四千餘名攻上、下九股，自己再親率五千精銳進攻清江下游各苗寨。一時間，清軍所到之處連戰皆捷。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春天，再增兵八路分剿各寨，無力抵抗清軍攻勢的苗人，紛

中央權力深入黔苗

雍正十三年八月，征苗之事陷於膠著，雍正皇帝的健康狀況亦每況愈下，最終藥石罔效，於二十三日崩逝於圓明園。乾隆即位後，便將征苗一事視為當務之急，由於先前主事將領各執己見，致使征剿大事辦理失宜，乾隆皇帝在統整全盤後，於十月詔授張廣泗(一七四九)為七省經略，總理苗疆事務，將軍以下俱聽其節制調遣。張廣泗於十一月抵達貴州後，即向乾隆皇帝奏言：

張照阻撓軍機，置應辦之事於不理，及調集各省兵數萬餘，哈元生但沿途密布，所用攻剿者不過三千，顧此失彼。董芳駐守八弓，僅以招撫為可了事。又巡撫元展成辦理賑恤難民，條款紛錯，官無所遵循，難民苦於守候。(圖四)

乾隆皇帝在獲知狀況後，隨即將張照、董芳、元展成等將領革職，哈元生裁去將軍一職、暫留提督之任交張廣泗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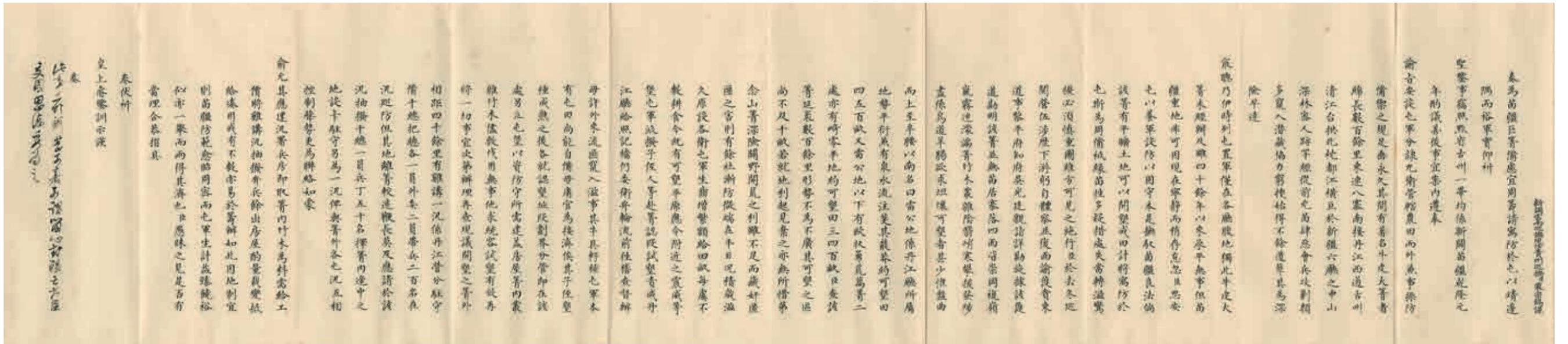
張廣泗在檢討先前得失後，重新研擬征苗方略並主張派兵力剿，他認



圖三 清 謝遂 職貢圖 卷二 清平縣九股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國史大臣列傳 正編卷122 清國史館本 故傳00581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清 貴州巡撫裴宗錫《奏請軍屯苗疆巨萬一帶以靖邊隅事》 乾隆42年3月9日 12扣 局部 故宮05674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聖批：此事所辦甚可嘉，可謂留心，封疆之大臣交關思德妥為之。

紛逃入牛皮大箐。

以雷公山為中心的牛皮大箐，位於貴州東南地區，居於苗寨中央，北臨丹江，南連古州，西接都勻、八寨，東通清江、台拱，橫互於六廳之中，綿長數百里，是苗族主要根據地，箐內「危巖切雲，老樾蔽天，泥潦載塗，終古不見日色，蛇虺所國，雖近地苗蠻，亦無能悉其奧遠。」且高山峻嶺易守難攻，不熟悉地形者誤入極易迷失。為了追捕竄入箐內的餘苗，此地成為官方急欲掌握的地域，張廣泗令各路清軍分別扼守牛皮大箐出入口，再於外圍安排奇兵以攔截逃出箐外的苗民。如此層層防守、多面圍攻，最終捕獲苗族首領包利，被俘苗人數以萬計。

六月，清軍再度搜剿參與反抗的熟苗，並將苗眾分成首惡、次惡、脅從三種，先後掃蕩。在大規模的戰事下，共計一千二百二十四處苗寨被燬除，獲赦免者三百八十八寨，被斬首的苗人達一萬七千六百餘名，另有二萬五千餘人遭俘。而繳獲的鎗斃計四萬六千五百餘件，刀矛弓弩標甲等

方欲透過設置大量屯軍，一來就近監控各苗寨，二來藉以加強對苗疆的控制力量。這種「寓兵於農」、「寓防於屯」的策略，在乾隆年間確實具有封鎖與控制苗寨的雙重作用，並成為清廷治理苗疆最主要的工具。但至乾隆中期，屯軍政策已實施數十年之久，原有各衛屯丁生齒增繁，原額給田畝所生產的米糧已不敷食用。為解決耕地問題，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三月，貴州巡撫裴宗錫（一七一二—一七七九）遂向乾隆皇帝奏請開發雷公山區，在牛皮大箐內開墾設屯，除安屯養軍外，亦可收寓防於屯之效。

裴宗錫奏言：  
 牛皮大箐者綿長數百餘里，東連八寨，南接丹江，西通古州、清江、台拱，北枕都江，橫互於新疆六廳之中；伊時列屯置軍僅在各廳腹地，獨此牛皮大箐未經辦及；臣思安屯以養軍、設防以固守，本是撫馭苗疆良法，倘該箐有平曠土地可以開墾成田，計將寓防於屯，斯為周備。（圖五）

更高達十四萬八千餘件，影響地域之廣、人數之眾可見一斑。如此大規模改變地方權力結構及人文環境後，為處理善後問題及治理貴州苗疆，清廷開始實施一連串政策，如屯田養兵、苗例治苗等，以加強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統治。

**試墾牛皮大箐**

從乾隆初年至中葉，黔苗地區雖小股反叛勢力仍存，但已無大規模亂事，清廷在此時的治理方針也有所轉變，逐漸從力主征剿改重屯兵安防。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先是議准張廣泗疏請，於貴州苗疆安設屯軍，添置古州、台拱、清江、八寨、丹江、凱里、黃平各衛千總，並建衙署。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貴州巡撫愛必達（？—一七七二）再奏請於古州、八寨、台拱、丹江、清江五廳設立九衛，共一百二十堡，屯軍八千九百三十戶。這些屯軍據點，多是以貴州東南新闢苗疆為主，此一圍繞牛皮大箐的雷公山地區，四周散居著不受土司、流官管轄的生苗，故官

裴宗錫並委派黎平府知府吳光廷親赴牛皮箐詳勘，查明該箐內竹木叢雜、鳥道羊腸，絕少可墾之地，惟半山腰有一名為「雷公地」之處地勢稍平，兼有泉水流注，約可墾田四、五百畝，雷公地以下「歐收勇」、「荒蒿箐」二處亦有畸零平地，約可墾田三、四百畝，故裴宗錫認為，即然牛皮箐內有可墾之地，應令附近震威等堡屯軍派撥子侄人等赴箐認段試墾，並由鷄講汛抽撥千總一員、兵丁五十名赴牛皮箐內設卡駐守，如此則苗疆防範愈周密，而屯軍生計益臻饒裕。乾隆皇帝覽奏後認為「此事所辦甚可嘉，可謂留心」，並敦囑回任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一七七九）「妥為之」。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覺羅圖思德旋即接辦前撫臣裴宗錫所籌議牛皮箐屯防一事，並再度指示黎平府知府吳光廷等人前往牛皮箐詳查。覺羅圖思德在根據調查匯報、瞭解該地實情後，隨即向乾隆皇帝奏報：牛皮箐橫互於六廳之間，山勢峭峻、複嶂重巒，絕少可墾之地，惟雷公地一處地勢稍平，並有泉水可資灌溉，多施人



圖七 清 貴州巡撫舒常〈貴州牛皮箐地方汛防圖〉局部 故機02609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在奏摺內詳細說明原委及調查經過外，並另行繪製〈貴州牛皮箐地方汛防圖〉隨摺恭呈御覽。

〈貴州牛皮箐地方汛防圖〉以實景式符號詳繪牛皮箐一帶的山川、河流、軍事、建築等自然人文景觀，全圖採山水畫法，講求意境、文字說明甚多，且以平面與立面畫法相結合，兼具視覺美感並提供豐富資訊。繪者的視角是以北京城為中心，由東北朝西南方向俯看貴州，故此圖的方位為上南、下北、左東、右西。全圖以牛皮箐為中心，並特別標註雷公地、荒蒿箐、歐收勇三處地名，地名下方另以黃籤貼說「此處（雷公地）地勢稍平，周圍不足二里，樹石多而土少；僅堪栽種苦收，因土性瘠薄，烟霧迷濛，難以成熟」、「此處（荒蒿箐）平地窄小，亦係竹木叢生」、「此處（歐收勇）平地尤窄，更難開墾」等字（圖七），向乾隆皇帝詳述三處不宜開墾之因。

此外，雷公地四周另繪出六廳位置，若與現今地名對照，依順時針方向分別為八寨（今丹寨縣）、丹江（今雷山縣）、台拱（今台江縣）、清江



圖六 清 貴州巡撫舒常〈奏報查看牛皮箐一帶之實在情形〉乾隆44年12月21日 6扣 局部 故機02607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力有望墾熟，故再次奏請於此地試墾屯田，並移駐弁兵建房設卡，如此可漸收地利，於地方實有裨益。試墾屯防一事經乾隆皇帝批准後，遂依裴宗錫、覺羅圖思德二人所奏內容，於牛皮箐內雷公地等處實行。

### 親歷、繪圖與議撤

貴州牛皮箐內雷公地、荒蒿箐、歐收勇等處，於乾隆四十二年奏准屯墾後，隨即抽撥鷄講汛千總一員、帶兵五十名，分駐雷公地防守，並召募附近屯軍子弟入山搭篷試墾，至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貴州巡撫舒常（？～一七九八）到任時，箐內已試墾三年。然鷄講汛位於貴州東南部，為丹江營所屬，距離雷公地約四十餘里，是進入牛皮箐山口最近的營汛，該汛附近的村寨約有千戶，屯苗雜處、地居險要，原分駐二百名兵丁已不敷調用，現又抽撥五十名至牛皮箐內的雷公地駐守，舒常遂認為「實以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

故為瞭解牛皮箐內的屯墾狀況，舒常在己亥恩科、貴州文武兩闈、鄉

試等陸續辦理完竣後，決定利用農隙之時，親自前往牛皮箐一帶稽查。十一月初四日，舒常率眾自省城貴陽起程，數日後即抵達丹江營，稍事休息再從鷄講汛進入牛皮箐。牛皮箐內古木參天、遮雲閉日，一行人沿著峭壁懸崖、循著羊腸小徑攀援而上，幾經艱辛終於抵達雷公地、歐收勇、荒蒿箐等處。

舒常在親歷牛皮箐後發現，雷公地等處雖地勢稍平，但皆石多土少、竹木叢生，並從駐紮雷公地的弁兵口中得知，前來開墾的屯丁皆是夏初時節入山墾種，但未到暮秋就全數下山返家。再加上四時難逢晴日、氣候森寒，不僅耕種時間短少且有種無收，各丁均畏縮不前，以致願意前來墾種的屯丁逐年漸少，乾隆四十二年尚有六十餘名，四十三年降至三十餘名，四十四年更僅有十餘名入山。舒常認為，迄今試墾三年成效有限，似應酌順輿情停止認墾，故返回省城貴陽後隨即上奏，建請乾隆皇帝裁撤牛皮箐屯防並恢復舊制：

應收原撥之千總一員，兵五十名，

撤回鷄講，照舊差操，以壯聲勢，而資巡防。至雷公地，既經駐兵三年，未便置之不問，即責成鷄講守備、千、把，就近每月帶兵進山巡

查一次，並令丹江營參將，每季親臨箐內查察。（圖六）

舒常為了讓乾隆皇帝對牛皮箐一帶的營汛分布及屯墾區有明確的瞭解，除



圖九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 乾隆6年4月上 清本 故宮00244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州，以武力征剿苗寨已勢在必行，其間雖遭到苗民頑強反抗，但清軍仍以優勢武力予以平定。雍正年間先在貴州東南設置「新疆六廳」，繼之乾隆初年大舉在古州、台拱、清江等地安設屯軍、設立九衛，其後隨著局勢趨於穩定，設軍屯田逐漸取代武力征剿，成為清廷治理黔苗的主要策略之一。

屯軍之舉，大抵是在每一苗寨附近建堡設兵，用以嚴密監控苗人一舉一動，並透過「寓兵於農」策略，則中央可不加糧餉，屯軍亦可自給自足，而圍繞牛皮大箐的六廳，尤為重要屯防之地。牛皮箐之所以重要，係因此處向為戰略要地，不僅聚居眾多生苗，且箐內高山峻嶺、易守難攻，雍乾時期清軍攻打苗寨，即有不少苗人逃入牛皮大箐躲避清軍追捕。為管理此區生熟苗、防範內地匪徒進入作亂，以及維護驛路的暢通和安全，清廷在平定諸苗且中央權力進入後，隨即在牛皮箐主要苗寨附近增添額兵嚴守，並設立廳衛及營汛以資防備。

而經過數十年的治理，各屯軍食繁日久，原有田畝所生產的糧食已無法自給自足，故貴州巡撫裴宗錫等人即於乾隆四十二年上奏建議另闢耕地，擬開墾牛皮大箐以增食糧，但經過三年的試墾終仍裁撤。此一案例，或多或少反映了以武力征剿、設軍屯田雖為治理苗疆策略之一，但均非最佳良策。乾隆皇帝曾言：

十數年來，貴州廣西湖南三省，一事甫定，一事又起，較之未曾經理以前，未見有寧謐之處：看來苗疆



圖八 清 貴州巡撫舒常〈貴州牛皮箐地方汛防圖〉局部 故機02609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今劍河縣）、古州（今榕江縣）、都江（今三都縣），牛皮箐即位於此六廳之中。圖中所繪六廳均築有圓形城牆，東西南北四方都設有城門，上有城樓、下有門洞，以供城內軍民進出及防守。各汛以方形城池示之，營汛附近並繪有橢圓形的屯堡，而連結各廳之間的主要道路則以紅點串連表示。

有黃籤說明，標註地名、各營汛名稱、駐軍人數，與雷公地相距里數等資訊，如距離雷公地最近的雞講汛，黃籤上即標示「雞講汛係丹江營分駐，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員，外委二員，帶兵二百名駐汛，距雷公地四十五里」。（圖八）黃籤上的說明，不僅讓乾隆皇帝清楚瞭解貴州東南地區的屯防狀況，更提供後世研究

者眾多寶貴訊息，如乾隆時期各營汛位置、從屬關係，以及駐軍人數和兵員配置等，是研究清代屯墾史、軍事史、邊疆史等重要參考資料。

對於裁撤牛皮箐屯防一事，乾隆皇帝在看過舒常的奏摺及附圖後，於摺尾以硃筆批示：「如所議行」，同意舒常的建議並恢復舊制。自乾隆四十二年試墾的牛皮大箐墾區，在不敵惡劣氣候環境下，僅三年便畫下句點。

### 小結：未得善策苗亂再起

位於貴州東南方，以牛皮大箐為中心的雷公山地區，是苗民主要的聚居之地，因未受中央直接控制，故長期被視為化外之地。雍正年間為剪除土司割據勢力、安置流民開墾荒地、征收賦稅、拓建交通等政經因素，在鄂爾泰等朝臣的奏請下，清廷開始在廣西、四川、貴州、雲南等地實施改土歸流政策，並將權力之手伸入黔苗地區。

初期經營黔苗的策略，表面雖是「剿撫兼施」，但隨著大批清軍進駐貴

之事，未得善策：每有一番戡定，必議設汛添營，有一番剿捕，必致徵兵糜餉，國家安得有如許兵力，如許經費，盡用之苗地乎。（圖九）尤其清軍屯墾之區大多是苗人的土地，苗民對自家田產被強取豪奪已心生不滿，再加上貴州流官吏治敗壞，欺虐苗民、橫派夫役的情形時有所見，致使多數苗民對清廷、對漢人懷恨於心，在積壓日久後，終引發乾嘉時期另一場更大規模的苗亂。

作者為本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助理

### 參考書目

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 《雍正朝宮中檔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 《乾隆朝宮中檔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 《乾隆朝軍機處檔摺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 《國史大臣列傳》，清史館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6. 《鄂爾泰列傳》，清史館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7. 清趙爾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七。
8.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一九八六。